

卫协高士图》来印证，可以知道当时赵佶都只在前黄绢隔水上墨题“摹某人某某图”字样；“虢国”、“捣练”二图原先当然也同祥有此赵氏标题，入金却给明昌内府换装时连绢隔水一起撤去了。之后，又由章宗完颜璟仿“瘦金书”重书标题，在摹字上方又加了“天水”二字。至于为什么这三卷都没有赵氏押、印，是否因为是摹古画的缘故，这就知道了。据汪《珊瑚网》在摹卫协卷后有蔡京题跋，也说是赵氏“御画”，可见也是一种非亲笔画，并不是后人误定。

十二、《雪江归棹图》卷，《郁氏书画题跋记》卷八、《大观录》卷一二、《石渠宝笈续编·重华宫》等书著录，荣宝斋木刻印制。故宫博物院藏。又《虚斋名画录》卷一记载同样的一卷，乃是旧抚本。此外，又有《溪山秋色图》、《晴麓横雪图》二小轴，均纸本，淡设色画。前者《石渠宝笈初编·养心殿》著录，《故宫书画集》第一册影印。原藏故宫博物院。后者宋张澂《画录广遗》中记载，原十二幅之一，又《麓云楼书画记略》著录。日本《中国名画集》影印。

这一部分工丽画，既然根据文献和实物印证它们并非赵佶亲笔之作，剩下来的就只有那些较简拙的花鸟画，而且以墨笔为多的，是否可以说这些是赵氏的亲笔呢？我以为是可以的。明万历初孙凤（一位装裱匠）著《书画抄》下卷，记徽宗赵佶画《荷鹭惊鱼图》一卷，后有南宋邓杞跋云：“右《荷鹭惊鱼图》，徽宗皇帝御笔。向大父枢密（邓询武）位政府日^③，侍宴紫宸^④，酒酣乐作，上乃声其庆会之意，发为乐章，以赐臣下，即席亲洒此图，专以宠锡。自大父枢密暨先考侍郎（邓雍）传杞三世，一百祀矣。鹭鱼运墨，浑然天成，脱去凡格，浓淡约略如生，精神溢纸，若传丹青，曲尽其妙，得江南落墨写生之真韵。杞谨当珍藏宝墨，坚忠孝名节，仰答圣恩，待遇先世隆渥也。绍熙四年九月廿八日，南阳邓杞拜手谨

跋。”

又稍晚张丑《清河书画舫》已集亦记此图云：“徽庙有《荷鹭惊鱼图》，有邓杞跋，全仿江南落墨写生遗法。”按：此图即《石渠宝笈初编》著录的《池塘秋晚图》卷，系水墨粗简一种，且极朴拙。今图已不全，缺“惊鱼”一段，其押、印又为伪添（真的大约连在“惊鱼”，即后半段一起割去了）。邓杞跋则被改名为邓易从（当然不是原迹），文句稍改，有的极不通顺，书法也绝非宋人笔迹了。邓杞的祖父询武亲眼看到皇帝“即席亲洒”，那么此图当然绝非为他人捉刀，依此类推，其它一些粗简画如墨笔写生的珍禽图（即《花鸟写生》卷、《四禽图》，以及淡设色的《柳鸦图》（见附图）、《竹禽图》等等，应当也都是亲笔作品。现在一一详录如下：

一、《柳鸦图》卷，（按此图原为《柳鸦》、《芦雁》二图合卷，因《芦雁图》连带“开”押都是抚本，故不论）。此图短幅无款，右下角钤朱文长圆“宣和中秘”一印。印色不太浓，和李公麟《牧放图》卷上所钤印文印色相同，应为真印。（又王维画《伏生授经图》上亦有此印，印文亦同，只见影本，不明印色如何）。左上角又有朱文“御书”葫芦印，篆法极劣，印色浓（却旧），所钤部位则不合宣和内府钤印的常规。按此印大都钤在“开”押上或前绢隔水与绫天头中缝，现在它和后纸上的“紫宸殿御书宝”齐头并列，不成格局，其为后添伪印无疑。画以水墨为主，略加淡色。作坡上老柳，千古、枝疏，上下栖白头鸟四只，鸟身墨涂，羽留白线为界；坡上凤尾艸数茎，又杂艸作偃服势，笔法古劲拙厚，风格特异。鸟身浓墨，黝黑如漆，微露青光，极为罕见。清孙承泽以为是用李廷珪墨（见《庚子销夏记》），或可信。后有邓易从、范逾二跋^⑤，均伪。另有荣肇辰跋。卷中有明“纪察司”半印等。《庚子销夏记》卷三，《石渠宝笈续编·重